

清張喜撰

(國學文庫第廿拾五編)

撫夷日記全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文殿閣書莊

清張喜撰

(國學文庫第廿拾五編)

撫夷日記全

總發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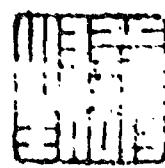
北平隆福寺街文殿閣書莊

據舊鈔本重印

(實價國幣八角)

(伊里布親函之信封)

張  
喜  
手  
折



(伊里布親筆信二)

瑞琪善知之我於四月初二日經抵杭州  
深遠均賜你病想早愈矣爾幸已大瘳  
頃急往樓空我重蒞之江心亭空主意  
晚不能擇權可自你主官執事萬難  
只可極命以保一省生民而已不懋

皇上漢衛署事苟以疾卒之貴無

(伊里布親筆信二)

兩仲同心同德仍歸安撫前臨辦理果  
不負我一片苦心昨移威督軍閩伊之  
事既委悉且懿諒已憐我論保速來今  
晚議撥了事第煩難烈些往來書信  
詞甚恭順署次聞你為何不來原岸  
此率是我與你商議辦理如今終要

(伊里布親筆信三)

你來方缺達我意於旁人以期大  
高東遠遠你萬勿遲歸況將此奉我  
為你到底轉完終了兩人心願且斟酌  
而寃其是難遇之機何可失之你以  
盡誠章我既遇此機僉空恩視你終抱  
厚情不伸放你就同孫玉東來浙江

(法里布總筆信四)

勿負厚望并向你家中都好五月十六日  
莘農主人手書

(蘇東坡親孟之信封)

內使煩

永和十九年夏

滄浪三光大人手啟

雨三娘啟

小滄三哥大人閣下都門一別五年不一遙想

尊恙計安否日未必就醫確然人不知疑王氏究  
係何症。或是科經或試進參差或靜養營衛。諸  
方服過。至一效者。豈不醫苟庸俗耶。寒

量恙非易制所就治耳。弟夙知其故。因於形制時  
畧不介意。免囁諭。斯時已識吾

先非受烹之器。科經於身。乃要圖之。炳然照於

(伊里布親筆詩稿)

金匱舟上

細雨微風几席涼青苗滿地兆豐穰誰將十  
府耕桑樂却換三邊戰陣殃且喜惟籌來管  
樂非為掉舌有蘇張天心厭亂夷氣滅不為  
陳情兩上章

莘農伊里布藁 六月二十九日

撫夷日記

道光辛丑之夏伊節相既發軍臺琦爵相照失守城寨例擬斬監候定海死罪發往軍臺烏撫臺亦因在浙未接夷書又失守定海擬絞監候旋亦赦免死罪發往軍臺嗣後嘆夷因要求不遂攻破虎門返回浙洋至八月閒聞得定海復被嘆夷佔據三鎮俱已陣亡旋至鎮海狼山鎮謝別恩陣亡文員逃走則金鷄山失守招寶山上之威遠城亦被打燬鎮海之保障既失而城池即被攻陷裕大臣投塘未死逃至餘姚吞烟自盡寧波等處俱被攻陷南北各省人心惶惶天津等處海口戒嚴而京城內外惶懼尤甚

至次年正月內喜因未得隨侍伊節相戍邊深抱不安遂稟知雙親前往軍臺於正月初九日起程途閒得受半身麻木之症十一日至京祇因右體不利延至十八日始由都中起身二十二日至張家口叩見伊中堂言及夷事

中堂深念天津海口惟恐不能守禦心甚焦急中堂曰據訥制臺屢次來信言天津海口大可守禦如果對敵必打勝仗而琦爵相屢言夷船不來則已夷船若來則天津海口斷不能守汝住居海下自必深知海口形勢究竟能以守禦否喜曰據喜愚見天津海口恐難守禦何也而天津兵力破位形勢皆不如虎門鎮海而虎門等處尙不能守而天津恐亦難守中堂疑信參半遂告知琦爵相說喜現至軍臺

琦爵相卽差人問喜夷人實在情形並問其事將來作何結局喜略言大概琦爵相深以爲是

伊中堂言軍臺現在無事無須多人命喜隨同桂大爺暫且回京於二十八日起程二月初二日到京又因途閒重受風寒右體麻木更甚卽在都中醫治者將軍由盛京將軍調任廣州將軍於十七日到京卽差人至伊中堂宅內物

色喜之下落適喜在宅內見面時卽問夷人情形並言皇上有恩典著中堂回來今晚即可發鈔是晚果奉上諭伊里布著改發浙江軍營效力贖罪欽此又奉上諭著英著馳驛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等因欽此

十八日著將軍喚喜至其宅內問話見面卽言皇上並未說你不是遂問夷人情形並問喜之年歲家中人口問至喜之父母年俱八旬並喜尙無子嗣面色微沈又問曰你怎麼不跟伊中堂了嗎喜曰張喜是纔自口上回來又問伊中堂精神強健麼喜曰中堂的精神甚好者將軍曰嗣後你可還跟伊中堂否喜曰恩典出自中堂亦不能由喜自便者將軍曰伊中堂以國事相託自然是極信用中堂亦斷無不用之理你受主人知遇亦斷無不跟之理否則無以立品又曰好了天慈回春另有辦法了又曰你年力精壯正當有爲很可替國家出力我亦借點光並言喜面上很有福澤喜曰尙望將軍栽培者將軍曰你能以

跟我赴浙辦理夷務否喜答曰俟伊中堂到京請將軍與伊中堂面商著將軍曰汝言極是著將軍雖與喜對面說話而手弄烟壺目注玩物喜之言語似乎不大入耳因而未便多言

伊中堂於二十三日到圓明園喜先期赴園伺候中堂到日喜回明如蒙召見務將夷情徹底陳明方能有濟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中堂深以爲是及至軍機處報到卽奉上諭伊里布著賞給七品銜咸齡著賞給四等侍衛均著交喜英帶往浙江差遣一併馳驛欽此未蒙召見

二十四日本旗都統穆中堂帶領伊中堂在二宮門碰頭謝恩未能將喚夷實在情形上達天聽

伊中堂者將軍俱著喜隨往浙江喜未敢應允中堂旋謂喜曰你係奉旨隨同我們往浙喜曰中堂既說奉旨怎麼未見發鈔中堂曰係著將軍面奉諭旨喜

聞此五內悚惶既不便隨往又不敢遽辭因而急熱冲肝蘊痘復發臥牀不起  
中堂命桂大爺就喜臥榻勸喜跟隨往浙喜以病辭桂大爺曰你向來說不怕  
死怎麼又臨事推諉喜曰雖不怕死亦當有可死之道桂大爺曰即或你去亦  
未必作印板文章喜曰實係因病怕風並不是怕經手辦事桂大爺亦不能強  
是日奉上諭者英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省城會同特依順嚴  
密防守等因欽此又奉上諭者英奏請隨帶官員兵丁一摺佐領塔芬布輔元  
駢騎校剛安剛林並書寫溝漢字兵丁九名均著准其隨帶前赴浙江以資差  
委一併馳驛欽此

伊中堂者將軍同於三月初五日起程赴浙喜於初八日搬出南城就醫至四  
月二十二日病體稍愈始旋津門嗣後聞知乍浦副都統長喜陣亡

五月內聞得伊中堂蒙恩賞給四品頂戴署理乍浦副都統並聞寶山上海已

經失陷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牛制臺退至崑山嗣後天津海口集兵甚厚  
於六月初三日伊中堂專差孫永和兼程來津喜接讚中堂手諭並蘇兩三信  
函命喜赴浙孫永和云江浙百姓均皆仰望紳民僉稱非喜前去不能了事

伊里布致張喜手諭

諭張喜知之我於四月初二日行抵杭州沿途均好你病想早愈矣夷事已  
大猖獗急宜撫定我重蒞之江亦撃定主意既不能操權自作主宰勢到萬  
難只可拚命以保一省生命而已不想皇上賞銜署事與以奏事之責兼與  
兩帥同心同德仍歸安撫前轍辦理果不負我一片苦心昨楊威將軍聞你  
之事既慕且歎諱諱囑我諭你速來今既議撫了事夷燄雖烈然往來書信  
詞甚恭順略次問你爲何不來原本此事是我與你商議辦理如今終要你  
來方能達我意於夷人以期大局速統你萬勿遲滯況將此事我與你到底

辦完纔了兩人心願且好割捨前冤真是難遇之機何可失之你以忠誠事我既遇此機會豈忍視你終抱屈情不伸歟你就同孫玉速來浙江勿負厚望并問你家中都好五月十六日莘農主人手諭

蘇霖致張喜函

小渝三哥大人閣下都門一別五內依依遙想尊恙計至今日未必就得霍然人不知疑之曰究係何症如是糾纏或試進參苓或靜養營衛諸方服過無一效者豈醫藥庸僞耶實尊恙非藥餌所能治耳弟夙知其故因於臨別時略不介意勉囑調攝斯時已識吾兄非受急之症糾纏於身乃憂國之病懸繫於心也吾兄所見者大弟何敢泛謂寬慰之祇得淡淡而別之自隨侍老中堂於四月初一日抵杭不數日即聞乍浦失陷眼見杭嘉勢如累卵夷勢凶猛竟無可禦老中堂以數百萬生命無寧受戮爲之痛心視眾則眾

皆面面因挺身作書以大義責之暫爲緩兵計此本勢出無法之想不料該  
夷得書立卽作覆書曰久延兵禍非我大英之罪實由貴官不施仁義所致  
如議通商之事須在我國欽差大臣璞作主卽可於舟山即定海會議等語舉  
動恭順該逆見老中堂書所覆處處盡理并無驕猖語意次兩帥觀如此舉  
動方知言忠信篤行於蠻夷是以凡大小事件莫不主裁於老中堂所有該  
夷得書後卽將獲去滿漢官兵四十餘名厚給送回原望我還給夷俘之意  
來書亦有以慈報慈之語正議遂還夷俘閒適到廷寄上諭以蘇御史奏該  
夷國中有難乘其有難卽命粵浙各路進兵進剿等因兩帥卽生游移追回  
夷俘回省收禁延不見復該夷卽於十八九日全數將夷船退出乍浦人皆  
曰該國眞有難事揆帥已遵旨由六百里飭令各海口進兵爲老中堂再四  
阻止並勸以卽該國眞有禍難亦仍送還夷俘以示我國寬大之仁後聞夷

船未去直延至五月初一日始遣陳弁等將夷俘十六名送上招寶山初四  
日始到羅伯聃收到夷俘益深佩服老中堂之爲人該夷立卽寫信飛送揚  
子江等處令諸夷暫停進兵殊初五日火輪全幫船隻已抵吳淞海口初八  
已攻陷寶山惜已晚矣現在陳提臺陣亡江蘇危甚前各委員在招寶晤及  
羅夷談話中該夷曾詢問吾兄因何不來等語委員等開來略節呈之揆帥  
看後遂問吾兄不來之故老中堂答以前次已爲此事身入閩閈幸免遠戍  
還敢再來揆帥爲之歎息茲將略節寄上兄其覽之再者月之七日奉到諭  
旨賞給老中堂四品頂帶署乍浦都統十二日赴乍接印往辭揆帥帥密告  
曰中堂七叔接印後立卽回省現在劉玉坡告病撫篆非七叔署理不可到  
乍幸勿耽延又密告曰上意賞銜署職天心大有轉機並有密旨命我與七  
叔相機辦理不必強攻等語說話間又提及吾兄帥渭然歎曰張紀之不來

大約以七叔之七品銜不能擅權卽爲別人所使終久未必得出頭不惟不得出頭卽大事結局功又不能及七叔之身他更不願爲之此人頗識大義惜乎辛苦埋沒卽上年過海辦事予與六品頂帶竟力卻之而不受益見他志在豪俠此人暗懷忠義爲報主人七叔可乍諭令他速來我一面奏明一面差委旣懷忠義屢爲七叔盡心辦公當此機會驟巧不可教他失時教他來我必爲他挑醒埋沒二字老中堂回寓告弟云揆帥與我商議諭張喜速來帥自問該夷問他後又聽他不受頂帶身入圍圈等事帥甚喜他可見人抱忠誠可以感格於天此時帥固不乏人而獨商教他者亦忠誠動之也就恐他胸臆不開遲滯不來弟對曰他斷無不來之理前之不來因主人職微權小非專辦此事之時又加夷逆正爲報仇之際上意并未准和所致若目下老爺將署都統又接撫篆是督撫之職已復既可專摺卽是操權兼兩帥

欽服爲師悉聽裁主卽是操全權現當全職已復事不棘手是知他斷無不來之理況東事善辦自老爺始之張喜始之今仍自老爺終之張喜終之他萬不能不來天下斷未有明大義而不知始終其事者因作諭令孫永和飛召吾兄爲望速來弟特爲賀者有三一以奏明後此事完結天下咸知忠義之士爲功臣爲功仲二以頂帶受職揚名天下光耀宗祖不枉具贍英雄有出頭日俾不負當日勇敢三以主僕義氣關懷匪懈僕舍命報主僕監主遺主復位恩僕主尊僕榮豈不忠義相推榮辱共履誠可賀也大義分明作爲昭然實令鄙人羨慕死恥躬不逮柰之何哉三哥得此機會不惟功忠義三件已也且首重德字事息不死兵不殃民卽是大德也故天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四字兼全豈偶然哉再者劉中丞告病摺已發揚威奏請准老爺署理約十五六接篆知已之談已難罄述

故於正議外不暇敍及他事希詢永和可也此請近安暨請老伯以及閣府均安

愚弟蘇霖頓首

（清月十五日）

現聞上海已於十二日失陷蘇州甚危寧波來報夷船漸添數十隻並有添天竺呂宋各國兵船

蘇霖函內所稱稟

敬稟者卑職叩辭後初三日午刻在丈亭趕上顏令等當即連檣同赴甬江初四日申刻抵鎮海所有招寶山及船上各夷見百官船上插有白旗均執槍械站隊及百官船駛抵松木椿地方遂問各夷及船上招寶山夷人均免冠喝采其聲應谷卑職等先令通事鄉勇將各夷送上杉板彼處先將白夷接回次及黑夷申正著杉板船請卑職等上大船各敬茶酒卑職聞現在陪客者何許人通事傳以係此船船主其先人立有功績卑職

等坐至三刻更目云我書一張收字請上轂座坐將此照會交與羅伯聃  
再說施夷目書就收字同上招寶山卑職同葉千總高把總傅外委通事  
先走及進威遠城羅夷親自出迎持卑職名帖問顏太爺是那一位鄉勇  
答以路不好走慢一刻就到又問張太爺是那位對答訖請卑職進廳堂  
坐下亦款以茶酒時各夷正在喫飯與通事談有一會葉千總欲討回照  
下船羅夷特出席問卑職何年到浙江何處人卑職答以廣東人羅夷云  
我于十四年到廣州老先生已在廣東又係伊中堂所差我就說老實話  
此事原係小事竟不知鬧得如許之大伊大人原係一片好心我國亦願  
和好恐天朝別有欵差不依老先生就耽錯了伊大人有照會與我水陸  
提督第郭巴兩人祇知聽命打仗他事又要我們欵差始能作主我們欵  
差現在廣東亦願講和我非坐井觀天之人萬一如去年一而再再而三

將來我就不知道伊大人又須耽不是了我原係買賣人來鎮海始理官事此照會待我寄與兩提督拆閱再爲請示又云有黑夷一名在舟山喂馬被汝們拏去存亡未卜老先生可知道否卑職答以伊中堂與我們撫臺已有文書行知各處如拏到貴國之人萬不可爲難羅夷云如官兵拏著送到杭州還好設匪徒拏去就不好了煩老先生回去查卑職談至二更遼將大人所諭一節權作伊中堂面諭之話淡淡密爲告知羅夷云我今晚四更卽往舟山通信差人往北路各處通知督聽信息老先生回去請伊大人儘管放心我有兄弟亦會說官話與老先生談敍明日有話與我兄弟說說不妨羅夷又問及琦中堂林大人烏撫臺并問及張三爺爲何不來嗣又問及舒丞現在何處又問及寧波現有地方官否鎮海爲何無文官來羅夷隨又書一張漢字收照交與卑職收執又問及葉高何處

人傳外委答以四川人羅夷云想係跟撫臺過來者劉大人四川做過總督現在待百姓甚好兼有本領能辦事我喚國在浙江者均已知道又云寧波道臺係管三府否前隨者將軍送我夷人到嘉興我亦聽見我在鎮海虧得我彈壓百姓得免喚著又云我舟山有一周姓王姓林姓係同我散口糧與百姓者爲何拏去治罪煩老先生回去查問又云已不打仗老先生係伊大人之員將來見面日子甚長明日請到大船喫便飯我就不陪了伊大人劉大人舒大爺三位老先生回去務要說到顏令偕馬守備因夜黑難走未及上山羅夷并云顏大爺年紀老成請其不必來卑職等坐至三更羅夷同各頭目殷殷款待將送出時該頭目面託羅夷云如將來已和我們仍須老先生帶去見伊大人劉大人及送出威遠門羅夷再三執手而別今早卑職偕顏令偕馬守備高把總袁通事一齊赴大船上喫

飯飯畢持出各國洋畫請卑職等同看夷目云昨晚緣羅伯那要遣人赴各處通信我忙了一夜已差送回之人前赴揚子江矣卑職等到此前後與各夷坐談四五箇時候該夷等言語極爲喜歡其恭順之情且各形諸詞色堪爲大人稱慶也

喜捧讀之餘甚爲躊躇欲行則雙親年俱八十不忍遠離欲止則難卻伊中堂知遇之恩而更難拂江浙兆民仰望之誠喜之眷屬及轉之親友多言夷事難辦勸喜母往喜曰喜豈臨難而苟免者哉現在沿海七省戒嚴何暇計及難易其事若辦得完結是我救了數百萬蒼生萬一辦不完結是數百萬蒼生害了我則吾爲數百萬生靈而死死得其所況國事攸關非同細故再者其事若不在江浙了結則該夷必然來津彼時父母之邦難保不被其蹂躪更恐難保不玉石俱焚喜私心自忖尙有血氣豈可與草木同朽況喜現爲再世之人更當

捨身報國豈可坐視成敗耶經<sup>喜</sup>之四弟持函請教于家鄉黨主兩香先生言  
盡忠卽是盡孝雖有老親在堂家中尙有弟兄事出無柰只得權其輕重遂稟  
明雙親同孫永和於初六日起身兼程南下十九日行至清江浦

先於沂州途次已經聞知夷船於六月初一日至江陰海口初二日關山腳失  
守並聞鎮江已於十四日失陷京口都統海齡陣亡被害兵民戶骸枕藉填塞  
街巷牛側還退回南京文報不通已經數日前途之事現在如何無從偵探確  
實

遂至河帥署中探問消息卽蒙麟大人傳見並蒙溫語嘉獎又曰前途之事我  
亦不知詳細你萬不可冒險前進我已差人前去探聽俟我探聽的人回來即  
便差人送你過江喜等就在清江總候消息遂肅一稟稟知中堂曰喜遵諭南  
下現已行抵清江先此稟知以慰懸盼附於麟大人郵封之內發遞

河臺於二十一日接得江蘇撫臺咨文一件鈔奏一紙內云臣伊里布聞得鎮江失陷現在起程趕赴京口會同欽差大臣耆英麥賀大臣齊慎商辦夷務等因旣知伊中堂已赴京口則吾未便中途就延遂稟知麟大人卽晚起程並蒙賞給途資差人護送

二十三日至揚州聞各埢均已塞斷不能通行此去水路則有夷船相阻不能前進旱路則有土匪鹽梟沿途搶劫更屬難行遂搬至東門外之紫竹菴內居住與三江營守備安振業同寓菴內住持八十餘歲精神尙健談及揚州情形彼云紳商聞風逃散至於鋪戶人等係因但連臺安慰住了不然亦早已逃走矣喜欲從瓜州渡江苦無渡船連日打聽得夷船既破鎮江欲赴揚州紳商逃逸一空但連臺與綱總商議始差江壽民顏崇禮往見夷酋言若給洋銀一百萬元就不攻城江壽民等往返商議給其一半故未攻城夷船陸續駛往金陵

路過儀徵經南監禪差人送給食物故未擾害夷船初入大江時巴杆老與鹽  
梟互用反間之計始起夷人之疑該夷卽赴老虎涇火礮火箭齊發燒燬舡船  
無數二十七日打聽得圌山關現無夷船可以由此渡江

著於二十八日自揚州起程二十里張綱鎮尖三十五里至三江營署三江營  
守備葛廷松外委周餘慶代覓船隻送喜過江並備米菜雇人長送是晚西北  
風連夜渡江三更之後始抵南岸至大港灣泊三江營至此約三四十里黎明  
登岸途步行三十五里至廣渠尖又行三十五里至丹陽縣齊參贊駐劄丹陽  
署將軍伊中堂俱在無錫喜卽刻覓舟南下時已申末酉初水平風逆船不能  
速

二十九日午後始抵無錫時值署將軍伊中堂俱打鑼開船喜過船叩見知前  
在清江所發之稟已經遞到此時江浙兵民盼喜之來甚殷中堂向喜詳言一

切並言皇上有旨仍令設法糾繫中堂命喜去見著將軍喜邀即往見

著將軍曰好難請好容易纔聘請來了你辜負我教我對不住皇上喜曰實係因病非敢辜負將軍者將軍曰我亦知道你係患病中堂原要夾片奏明我說不必教皇上看著非你不可嗎以先原是我錯我只說渾大膽罷咧大膽的人那裏莫有呢如今竟是非你不可你既來了必得擡餉主意怎麼辦法喜曰喜只能聽指揮效奔走而主意仍須將軍斟酌者將軍曰我們教給你的是印板話所答非所問亦不能辦事必須通權達變纔好又曰你必須入伍纔好與你弄功名喜曰將軍憂國憂民有多少大事操心何暇計及于此而賞功罰過皆是易事且將夷事辦完上慰聖心下安黎庶是爲最要況且喜之此來非爲功名而來者將軍曰你之議論高超我所不及又曰喚夷雖然猖獗我們斷不可辱頭了喜曰張喜雖無奇才異能尙有忠肝義膽倘有用喜之處雖蹈湯赴火

斷不敢辭亦斷不致於錯誤公事如若差喜往見更曾一則不致過剛弄出枝節誤國家大事使將軍掣肘一則不致過柔示弱于絕域替大清國丟人再者更不敢稍存畏懼之心前者雖曾經過一番磨折此次斷不敢稍存退避之念大事辦完偷或再起波瀾亦無可怨而將軍辦事諒來斷不致於如此著將軍曰所言甚是原該如此我今日纔信你名不虛傳又曰春閒出京之時我竟不知你極有經緯如今還要辛苦你喜曰理當效勞但恐效勞不週者將軍問喚夷大幫船隻現在大江有礙否喜曰揚子江乃咽喉之地天下大局全在于斯彼既斷我歸漕絕我商旅非疥癬之疾乃腹心之患也著將軍曰是極又問一路年歲豐歉喜俱以實對又問明途閒有土匪鹽梟到處搶掠者將軍皺眉嘆氣爲難之至者將軍曰我聽得說你們是逃了慌來的何得穿戴尚如此體面喜回明衣帽全是借的著將軍曰連錄都是借的著將軍遂交公事三件命著

帶回呈伊中堂閱看並囑嚴密 喜退出卽欲回棹著將軍不敎走遂將亮紗袍一件賞喜喜辭之再再者將軍曰我們身量差不多我給你你只管穿不必辭喜拜領回見伊中堂將耆將軍所交公事面呈並將見耆將軍問答一切回明伊中堂曰所說俱好 喜曰尙有要緊話未敢向耆將軍直言必須回明中堂謂中堂轉達耆將軍知道喜之此來既說不爲功名必然是貪圖夷人的便宜然而喜之心中斷無此念況且夷人是爲便宜而來豈可有便宜與人務祈將此轉達者將軍知道使免動疑中堂曰此言亦是俟我向耆將軍說明就是了伊中堂曰我之意思非汝不能明白而我之言語非汝亦傳達不清所以辦理此事非汝不可而出京之時我對耆將軍說求辦事之人已不易得求曉事之人尤其不易張喜頗知大體非特辦事似近曉事者之流有他相幫我們省多少心耆將軍說教皇上瞧著我們還不如箇長隨囑伊中堂見喜之來心中甚悅

遂成七言一律

金匱舟上

細雨微風几席涼青苗滿地兆豐穰誰將十府耕桑樂卻換三邊戰陣殃  
且喜帷幕來管樂非爲掉舌有蘇張天心厭亂夷氣滅不爲陳情兩上章

莘農伊里布

六月二十九日

至三更之後忽接牛制臺德將軍飛札云逆更大幫船隻俱至江寧定於七月  
初二日開礮攻城勢甚危急請將軍中堂速來金陵以解倒懸等因

伊中堂與者將軍會商欲差喜星馳先赴南京往見夷酋使強夷萬勿開礮候  
我們到彼從權辦理以成撫局問喜可能止得住否喜曰喜恐此愚誠試往說  
之該夷如果受撫乃蒼生之福天下從此卽安但恐兇燄過熾此時不肯受撫  
再請以言語試之如果言語能動便可議撫否則喜自當一死以報國恩主知

其餘則非吾所知也伊中堂曰只好如此事之成敗只可聽天我們但盡此心可也遂先差陳志剛前往南京徑見該夷說明吾現今已至江南卽日前來貴統帥船說話一面趕辦照會

次日早晨著將軍親自送來五品頂戴命喜冠戴喜固辭者將軍曰我必奏明斷不至如前次白戴虛頂喜始冠戴領文偕同浙江撫標差弁蔣勝華李慶春馬勳六品軍功頂戴謝繼超及著將軍隨員劉建勳差弁孫廷槐同赴南京

七月初一日

喜等自常州開船至晚始抵丹陽由此登岸騎馬九十里馳至句容縣換馬其馬有鞍無韁兩腿俱被馬汗濶濕難受之至

初二日

四十五里淳化鎮尖時值中伏又兼亢旱已久天氣炎熱異常人馬均有不支

之勢四十五里南京

午刻至兩江督署叩見牛制臺牛制臺曰你來得甚好而該夷原說今日攻城現時尙無消息究竟今日開礮與否亦不得知喜卽取憲書觀看是日迺係虛星值日喜卽回明今日不能開礮牛大人問何以知其不能開礮喜回明初二日是該夷禮拜之期故不能開礮牛大人問此說靠得住否喜曰斷不敢妄言牛大人問伊中堂何時可到喜曰路上夫馬若齊今晚可到牛大人曰既然如此莫若等候中堂到了再去投文我的意思如此不知你以爲何如喜曰中堂原說令喜先來見大人自當遵大人吩咐

初三日

伊中堂因在中途受暑於是日辰刻始到南京寓居督署西花廳內與牛大人商議移時仍令喜去投文以便阻遏兇燄牛大人曰別的事我們且不講但先

救百姓要緊 喜曰民爲邦本救民卽是保國牛大人曰汝言極是此時陳志剛已由夷船回來言該夷聞喜來此專候見喜說話

喜遂同陳志剛劉建勳等出旱西門坐船出大江至夷曾噲噲火輪船上船名石號宮此船較比前在定海所見之船船礮俱大而該夷現在圍困南京大幫兵船共有八十餘隻此外尙有船隻屯劄寶山上海鎮海定海乍浦廈門古狼嶺等處總共約計夷船有一百二十餘隻約共夷人有十萬之眾

該夷等見喜上船卽扯號旗一面各船頭目及郭士立羅伯耶並曾在定海見面不記姓名數夷俱來相會喜將伊中堂照會公文交馬禮訓馬禮訓向噲噲喳說知遂卽拆閱畢向噲夷詳述文中之意噲噲等數夷俱各張手搖頭互商良久均有可笑之容又有爲難之狀

馬夷問喜何時到此並問伊中堂已到南京否喜俱以實對馬禮訓曰伊中堂

此文俱係空話於事何益又曰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須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廣取了四川一面分船由天津攻到北京纔好講話該夷卽取地圖一張路程一冊指與喜看由某處某處進取程途歷歷

喜向該夷正色而言曰爾等勸言攻打北京談何容易京城滿蒙漢與陸營核計額設馬步兵二十餘萬居庸關外有察哈爾蒙古兵並有蒙古王四十八家每家俱各養兵數十萬眾而東北尙有各盟及東三省馬隊爲我國之勁旅護城大小礮位不下數萬汝等雖有百萬之眾亦不能敵我國之鋒鏑倘或不能守禦皇上尙可遷都亦未見得我國人民就肯遵爾嘆夷爲中華之主何況京城尙不易攻其餘城池任爾佔據有何關係爾等雖善用兵斷不能操必勝之權再者亦不可不知伊中堂爲國爲民一片苦心

馬夷曰伊中堂雖係一片苦心爭柰無權既不是欽差又無全權字樣並且又

無欽差大臣關防只一乍浦副都統何能了此大事卽者將軍亦未必能了此事

喜向其辯明伊中堂現已奉旨會同者將軍辦事卽是欽差便宜行事卽與貴國全權字樣相同欽差關防只有一顆現在者將軍處者將軍之關防卽伊中堂之關防也皇上既然准爾通市就該聽候欽差辦理

馬禮訓曰若能依我們告示所說並屢次照會所言便可了事喜曰不知屢次照會何言告示通知何事彼曰卽仲冤等事喜問曰此冤作何伸法彼曰皇上若服了錯便是仲冤喜曰皇上並無錯處皇帝乃天下之共主如何向爾外夷服錯呢彼曰若不服錯終不是仲冤

喜問除仲冤之外還有何事彼曰給了贍城銀子賠了烟價給了賊費還了行欠准了馬頭便可了事喜問贍城要銀若干彼曰贍南京要銀三百萬喜問烟

價若干戰費若干行欠若干彼曰前者已經照會明白共三千萬果然如此即可罷兵息戰其餘小事均好商議否則即便攻城

喜曰到處攻城殘害生靈豈不上干天怒彼曰此是大清殺害生靈非我嘆國殺害生靈皆緣你們這裏辦事反覆使我嘆國不服致有今日喜聞其言語不順而於此際迴腸百轉便有無限苦楚遂含怒曰我之此來並非專爲投送公文而來我之來意爾等知之乎馬禮訓曰不知喜曰我之此來先爲貴國賀彼曰爲何要賀喜曰賀者賀爾所向無敵其鋒不可當致使爾等深入大江揚揚得意以致我國兵民受害財物被搶在爾以爲得志則我正所以爲貴國賀彼曰爲何又要弔喜曰弔者是弔喪之弔卽痛哭流涕之義我之此來是痛哭爾等彼曰爲何要痛哭喜曰我與爾因有一面之交不忍坐觀其敗故來痛哭並以實言相告彼聞所告何言喜曰爾等知進不知退我恐爾等片板不歸一人

不返耳彼愕然曰何能致此吾曰由爾長驅直入者是我國不值與爾爭鋒故未防範以致任爾闖入亦是皇上仁慈之處不忍荼毒生靈並非不能捍衛疆土我國定例民間不蓄兵器爾若肆無忌憚倘或聖上一時震怒發號施令遍告沿海使民間各自製造兵器所到之處不但強壯男子能以衝鋒即婦女幼童亦皆可禦敵到處草木皆兵爾等雖有數百萬眾亦不足慮況爾深入長江此時天氣亢旱江水日見消退若將下游塞斷從上游用起火攻船重水淺天乾火烈插翅亦不能飛去則恐爾等一人不歸片板不返所吊者此也彼問火攻怎樣用法喜曰如果攻戰必須火攻云云

火攻說於後

馬禮訓等沈思良久曰我們嘵大人說此計雖好皇帝不能信用又柰我如即如琦中堂林大人俱是才具有餘之人皇帝不用亦不能濟事喜聞言發怒拍案大叫曰爾若過於驕縱惟恐上天不容必致有滅亡之禍羅伯聃曰你們中

國大憲都是欺瞞皇帝不將實話奏與皇帝知道以致沿海人民均不平安你還來責備我們喜向羅伯聃馬禮訓因此事皆係爾這些幸災樂禍之輩所唆致有今日羅夷曰就是我們搬唆你又將我們怎樣喜曰我若掛了大將軍印首先擒拏爾等碎屍萬斷磨骨燼灰與被害兵民報讐以消天下之憤羅夷點頭曰果爾你還饒了我們又曰你若掛了大將軍印我們亦不能到得此處禹夷曰林大人亦最恨我們林大人說羅伯聃還好是馬禮訓最壞林大人雖很今日何在喜曰林大人雖則獲咎焉知將來不復起用呢彼等均各默默郭士力曰伊中堂是誠實人琦中堂是能幹人舒大老爺是好人謂喜曰老先生是聰明人中國人才不少可惜皇帝不會用而皇帝信用者又非其人

羅伯聃將一字帖上寫逆夷更匪跳梁小醜等字問喜曰這些字樣都是你們道邊說的我們何匪何逆何醜喜將其字帖扯得粉碎拋面擲去連唾數口彼

面額發赤 喜曰爾等生得不類人形行得不類人事何謂不醜到處殺人擄物  
行同無賴深爲可恥何謂不匪以外夷犯我中華以小邦侵我天朝何謂不逆  
喜在其船內拍案唾罵該夷面帶怒色船外黑夷聞聲拔刀卽將船門攔住並  
將船邊懸梯撤去劉建勳等神色驚慌不知所之

夷酋曠曉喳曰有話漫漫商議不必動氣 喜冷笑曰爾等計算曠時喇立國以  
來有多少年數彼曰今已一千八百餘年 喜曰爾知大清國現有多少年數彼  
曰纔得二百年 喜曰一千八百餘年之國年數已不爲少若不知止偷或被我  
二百年之大清國攻敗豈不可惜爾現在得勝者亦不過是乘其不備偶勝一  
兩處斷不能處處皆勝若能處處皆勝亦遭海外各國所嫉若恃船堅礮猛亦  
恐造物不容倘若不支一敗塗地後事則不可設想矣而況欺敵者斷無不敗  
之理該夷等俱各點頭容色稍悅

喜又曰似此沿海擾攘兵戈不息爾等亦不厭煩馬禮訓曰我們若不動干戈任憑他人欺壓並不敢理論既經動兵須見高低如果得勝則已倘若敗負整頓兵將再來若是如此不明不白退去了招惹各國恥笑還是小事則唉嘻喇國尙恐不能存立所以不能去者爲此此係我真心之話老先生既以誠實待我我故據實相告喜曰既然如此何不就此了結豈不省卻無限干戈彼曰看此局面惟恐不能喜曰銀數若能大加核減我當稟明欽差與爾了結此事該夷曰伊中堂果能了得此事銀數稍減亦無不可

喜在其船上反覆辯論由辰至酉天色既晚向索回文彼曰回文今日辦不及須畱一人在此等候劉建勳等不出一言喜曰就畱我在此何如彼曰何必老先生在謝繼超曰不然畱我在此彼曰亦不必喜曰我明日來取如何彼曰何必老先生自來無論何人來取俱可喜曰不識面目者你亦不肯交給喜指陳

志剛曰明日這位老爺來取可好彼曰甚好

臨行馬禮訓曰如今就依了張大老爺暫停開礮能以了結大事更好若不能了結大事先給贖城銀三百萬就不攻打南京吾曰統容回去稟商言畢辭歸及至自己船上劉建勳尙汙水淋漓神色不定並曰今日幾乎不能生還諭繼超曰看今日之局面我只恐不能開口即或開口亦無話可說而吾兄又半晌默無一語孰知一經接談便口若懸河隨問隨答滔滔不絕竟有許多辯論怒罵閣下機變何如此之急真令人心中一爽實千古之快事也就今日之情形便知定海之光景令人佩服之至若依吾兄所說果然用起火攻轂比赤壁更加熱鬧事成則厥功甚偉惟恐三大憲不能俯從吾兄之計

船至旱西門則城門緊閉轂已回靜悄悄並無一人叫之良久城門始開喜等進城徒步行走回至督署消差回明一切此卽喜等奉差前赴夷酋噦噦

火輪船上投送公文折服強敵阻遏兇敵該夷聽從議撫之大略也  
喜屢言該此處有脫文乘此機會一面網繫一面急可以  
火攻之彼利於水必不利於火一經動作必然得手中堂曰皇上教設法網繫  
意在主和則難以言戰喜曰此機錯過誠爲可惜喜遂述火攻大略曰

如果交戰必用火攻當急派委員速赴海中收買沙船多隻就於海中裝載  
石塊俱於鷺鼻嘴搗沈斷其歸路並派多員分赴上游沿江及支河汊港多  
買大小船隻木牌俱各裝載引火之物約日一齊順流而下船進則不能  
退則無路如若登岸則飭令兵民於岸上截擊預懸賞格註明無論兵民差  
役漁戶人等擊獲黑夷一名賞錢若干擊獲白夷一名賞銀若干擊獲夷兵  
一名賞銀若干擊獲夷官一名除賞銀若干之外加以官職擊獲夷官頭目  
一名賞何官職擊獲夷人等舢舨船一隻則賞銀若干擊獲夷人等大船一隻作

何賞賚擊獲

火人等

輪船其功最著作何賞賚

夷人等

如有從州縣地方及營汛

塘卡逃竄者予以應得處分若有賣放者重治其罪軍民人等見此賞格人

人奮勇即使匪徒見此賞格亦必俱願歸正效力而斷然不肯甘心爲匪如

此一舉則大功必成大功既成乃我國萬世之利沿海帖然商民樂業如此

辦理需費亦不過數百萬金較之與其數千萬之多尙節省數倍也此舉果

行彼雖兇猛亦斷難避我國之鋒鏑

以上亦係對歐美所首，該總理了此將將

將發粵粵守不住我國船隻往來並控火輪船彼既受創必然求和則卷

甲向戈更尋舊好和之之權在我此亦痛勦急撫之意鴉片烟亦可從此禁

絕若不乘此禁絕任其流毒中國禍將無所底止也否則亦當另立章程沿海

便可重收其稅彼若無利日久自絕倘若使其得志而歸該夷亦必愈形

桀驁即使啖夷不再來擾亂則他國亦必效尤

言及於此不禁聲淚俱下中堂聞言嘆息久之曰你雖則一片忠心柰我無此  
權柄者將軍處我曾略示其意彼亦不敢違背聖意喜曰該夷深入大江乃天  
使其敗誠千古不遇之機會也況彼蓄意不在此日觀其乾隆嘉慶年閒兩次  
朝貢便可知其蓄意已久此計不行是我君臣之肺腹盡被夷人道破也中堂  
閉目不語者久之喜不便囁嚅多贅則喜亦自嘆人微言輕也

道光壬寅年七月初三亥刻津門張喜小滄氏記於兩江督署之育青軒

初四日

昨日喜等回來消息之後伊中堂牛大人皆無定議牛大人具文恭標弁張樂  
龍前去投送伊中堂恭陳志剛往收回文該弁等當日俱未回來

初五日

營汛探報該夷各處擄掠食物並將糧廩署中什物搬去又報夷人欲在燕子

磯劄營在糧廳署中作公館等語至三更時張攀龍陳志剛一同回來稟云該夷聞得各處謠言甚多議和之事該夷不能深信以致言語決裂不給回文定欲天明開礮攻城伊中堂牛大人將軍都統以及兵民大爲驚慌立時命喜往見夷酋喜惟恐往返空談不能濟事未敢急往喜堅請另派幹員前去或可有濟

伊中堂與牛大人籌商無人可派至四更之後始派太倉直隸州知州徐家槐持牛制臺公文前去許給贖城銀三百萬只令徐牧口說未將銀數載於公文之內仍令喜持伊中堂照會前往應許與其和好通商並著帶陳志剛張攀龍與徐牧同往

初六日

喜等於丑刻領文一同出城寅刻至江口望見該夷船上俱扯紅旗滿江俱是

舢舨舢舨之上俱有銅礮各船夷兵紛紛登岸至噠噠火輪船邊先遞名

片後投公文我船水手探聽得是日有六千夷兵上岸候令施行等語

遲之良久馬禮訓始過等船上即向其言明來意徐牧亦將許給贖城銀三百萬之話言明馬夷曰三百萬是小事如能了結大事則三百萬就不要了徐牧屢挽馬禮訓從中委婉馬禮訓曰噠大人與爾提督原要贖城銀五百萬是我委婉已經減去二百萬又曰如能和好我們仍在中國貿易我焉敢得罪中國之人此事豈有不盡心之理徐牧語言重複不休並曰我係牛大人委來與你說話的馬夷曰你說你係牛大人委來與我說話據你口說何所爲感而噠大人並無委我與你說話面色微沈

吾曰徐大老爺乃是慎重公事並無別意喜又曰貴國如果誠心戢兵而欽差大人必能了得此事馬夷曰我們提督大人原要今日開礮攻城諸位屢次辛

書前來只可稍遲俟者大人到來再爲商議又曰如著大人到時請著大人亦派一委員與張大老爺同來我們這裏我們畧大人亦派一員三面會議如何書曰甚好

徐牧又拉馬禮訓與言三百萬之事馬夷曰三百萬很不要緊銀子我們船上甚多張攀龍見馬夷似有怒容再三攔阻徐牧方纔放手

齊卽與馬禮訓約定如著將軍明日到我們就明日出城若後日到我們後日出城馬禮訓曰就是如此不可失信又曰回文今日寫不及了只好明日一總回覆罷言畢卽過船去書等亦卽回棹遙見夷船另換號旗夷兵陸續回船書等遂卽進城消差

是日著將軍先已進城望見書等回來卽起立曰你們爲國勤勞我當起敬伊中堂牛大人均各站立書同徐牧將見夷一切情形回明而退

初七日

耆將軍派盛京佐領塔芬布伊中堂派喜與陳志剛同持雙銜照會前赴夷船至其船邊投文之後稍遲片刻馬禮訓羅伯耶夏禮巴過喜等船上相會

馬禮訓問曰耆將軍到了喜等答曰到了彼間耆將軍好並問耆將軍何時進城塔佐領曰今早纔進城馬夷曰天氣炎熱我們船上坐處甚窄諸多不便此去不遠有一淨海寺我們俱到淨海寺中議事何如喜曰淨海寺內恐不潔淨羅伯耶曰廟中所不潔淨者無非是灰塵吩咐和尚打掃打掃就是了又遲片刻馬禮訓來曰請諸位先行我們換了衣履至十一點鐘時必到喜等遂赴淨海寺等候

其廟照壁三門及天王殿均尙齊整惟大殿已被燒燬多年殿基之前有古銅爐瓶五件每件約重七八百斤殿基之旁有東配殿三楹尙屬潔淨其廟概係

前明太監鄭和所建距下關不遠喜煩和尚預備茶水以俟其來遂又著陳志剛前往江口迎接卽傳地保吩咐居民不要驚疑夷人之來係與我們會話並無別故又寫稟單一紙差人送回督署稟知各憲

至時馬禮訓羅伯耶與該國醫士吳士南伊士輝燈心又名東隨同該國國差總管領事麻恭到廟該夷先著人來投遞拜帖喜等迎出各夷舉手相見坐定之後逐條議論講說完畢惟恐喜等記憶不清遂將該領事攜來寫字樓即印打開取出紙筆逐條開載共有三千萬之數

喜見其所開銀數過多恐難照准向其逐細議論並言商欠若干尙須審查馬禮訓向麻恭互商良久遂曰既能誠心利好稍減其數亦可行馬禮訓羅伯耶向麻恭等公同商議曰伊中堂與張大老爺俱是誠信無欺之人我們斷不可教伊中堂與張大老爺爲難遂卽減去九百萬元作爲一千一百萬元按款

另開清單三紙書寫明白交臺灣回並曰烟價商欠俱不能減只能減去戰費  
喜曰貴國來意我卻明白不過是來爭競絕商之氣非爭貨財而來況且貴國  
素稱富饒豈爲些須薄資動此干戈倘若彼此和好准爾通商卽烟價等項全  
數不給亦無損于貴國該夷等鼓掌而笑俱言極是時已酉末馬戛曰我們所  
要大端已經說明尙有小事數條今日天色晚了只好明日再議老先生回去  
將此條款照錄一分如有不合之處請在于你們所賜單上批駁如在我們原  
單上批駁惟恐我們看不清楚並祈明日將此原單帶來亦好議事又約定明  
日十一點鐘仍在此處會議並曰者將軍伊中堂既有便宜行事字樣須將皇  
上原來諭旨給我們一見就放了心了亦免眾人猜疑我們明日亦將喚喳喇  
國國王所頒勅命帶來給兩位大老爺觀看又曰今日之會係訂千百年之好  
非訂三五年之好也喜曰但願如斯言畢該夷遂去喜等亦卽進城消差

者將軍曰話且漫說必得屏退閑人纔好說話遂至後庭設座者將軍曰你們功在社稷必得坐下說話遂蒙賞座命喜坐於塔佐領之右喜不敢就座伊中堂曰旣蒙將軍賞座不必固辭謝謝就是了喜遂謝座坐下嗣後每公事必請公即將該夷所言一切詳細回明並將該夷所開大端三紙呈與三憲並請三憲早定大局爲要三憲並不觀看就命送與幕賓校者註。一作幕賓。一作幕賓。一作幕賓。略觀數行即曰望礙難行便置之高閣

今將大英國向大清國所要各條款開明於後

關交還銀兩若干一端

陸百萬圓爲鴉片價值乃係向英國領事及居住粵省英商者所索以爲贖命也

麥百萬圓爲行欠乃洋行商原係國家所保者而我人只得與其貿易也

.....百萬圓爲軍費以得伸.....

初八日

著將軍差塔佐領牛大人差文巡捕葉啓潤伊中堂差及王萬選謝繼超陳志剛仍赴淨海寺與該吏會話

喜於昨晚回過者將軍此事要完必須早定大局愈遲愈無益處並且還要擔不是方可若是兩不沾泥惟恐辦不下去著將軍不答一言

伊中堂覺得昨日一說甚屬容易今日大爲鬆勁遂蒙吩咐但說與其滑釐以後稅務不准再有商欠斷不可許給銀兩至於要看上諭要鈐御寶俱勿庸議汝可變著方法去說喜回明據喜看其大局該吏要求一切或可稍減如若一概不准恐不能行如不然或暫許一條亦可縛緊伊中堂閉目不語牛大人曰戰費一層名目不佳當先駁去要緊要緊

喜向牛大人請昨日將來條款三紙以便退還牛大人著人向幕賓要幕賓出門拜客尙未回來欲等幕賓回來又恐時候過遲喜甚爲難至於所要之端並無准其一條此去恐難搪塞喜與塔佐領等言及今日之話恐不好說塔佐領及葉王諸人言無甚難說之處葉王諸人之意怪喜不肯盡心喜甚爲焦灼遂向諸人曰刻下此城有累卵之危我若稍不盡心天必殛之諸人曰漫漫去說不必焦急喜曰急事豈容緩辦喜自思諸友既如此說概係未曾心會其事之難也

喜等先至淨海寺等候至十二點鐘時該吏始到該吏於未到時先著人來言有小事就擋是以來遲先在兩位大老爺上賠罪該吏至則仍是昨日原來之人該吏見面就問可將上諭帶來眾人不語喜告以所奉諭旨寄給揚威將軍閱看尙未寄回彼問何日纔得寄回喜曰今日明日寄回不定該吏又問昨日

開載各條欽差准了幾條可將原開之件帶來喜答今日未會帶來該夷曰要緊之物俱不帶來憑何議事喜答曰昨日所開之件欽差函下逐條斟酌商議明白自然照覆該夷等俱各不悅該夷又將昨日所說之話重說一遍並曰昨日所開各條既無回話上諭又不給看便是無心講和

羅伯朋寫一字帖大概云是處處相欺並不是誠心了事馬禮訓曰大事未定小事亦不用說喜曰我們往來傳話有話只管說明我們亦好回稟欽差大人欽差大人亦好斟酌商辦有話不妨盡情說出稍有隱諱一時恐難定議馬禮訓曰你們議和盡是緩軍之計何必再說喜問何以見得是緩軍之計彼曰你們又調壽春兵不是要打仗嗎喜曰並無此事卽或調兵你們何以得知彼曰現在有人至我們船上說是壽春兵到了問我們打仗不打仗兵丁過江攔阻不攔阻喜曰若是兵丁斷無至你們船上打聽消息之理此必是匪徒盜惑眾

心希圖於中取利馬禮訓曰此事實假我們亦不用辯論但是早定大局爲要不然惟恐終不平安並曰我們提督大人已在鍾山架礮如不和好即使開礮攻城金陵所畏者鍾山之與後湖之水也 善曰和好通商彼此有益開礮打仗則勝敗均難預定何必過急彼曰打仗之事在兩位提督大人今日明日打仗俱不能定善曰既經議和則打仗之話不必再說總以聽我回覆爲是彼曰恐等不及善約以明日午刻爲度彼不肯依

麻恭屢作恨恨殺人之狀善見其形狀五內如焚遂曰豈有若大事體不容商議者聖人云不敢而殺謂之虐而貴國豈可行此虐政天降雨露尙施雷電何況兩國議和體統相關豈有稍不遂意便講打仗是何禮體彼曰貴國處處相欺使我們不能深信善向馬禮訓曰你既是聰明人不可不體量我們之苦心我隨伊中堂辦事從未相欺此事若有相欺之處便是欺了天我之此身即便

天誅地滅你若是定準攻城我必隨從伊中堂守護城池鑲黃旗下是伊中堂  
白旗之下便是我與陳志剛你礮若烈必轟了我們然後再講攻城馬戛連因  
不敢並曰伊中堂乃係好人我們斷乎不敢枉殺如若枉殺好人天亦不容  
馬禮訓向麻恭等熟商之後曰先生既如此說我們候至天明爲度天明若無  
回信卽便開礮那時勿怪喜曰我們不過往來傳話嗣後尙須另派大員前來  
會議彼曰官職不在大小只要能辦事就好再者居官總在才高德重卻不在  
官職之大小若無才德雖官高極品亦不過素餐尸位何貴之有更有一班狡  
詐之徒止矇君主下欺黎庶我們見了更覺可惡之至似道等人使我們遇見  
而必誅之言畢眾吏回船而去喜等遂亦進城將其決裂情形回明三憲  
三憲茫無主意見城中旗民洶洶然大有不安之狀者將軍塔佐領俱怪喜不該  
說將士諭寄給揚威將軍閱看喜曰前者命喜告知有便宜行事之旨今又不

准予其閱看請問當如何答對至於如何說法未蒙將軍吩咐當夷人問話之際諸位又不發一言者將軍塔佐領俱不能答喜曰將軍與揚威將軍所辦乃是一事豈有此和彼攻之理既奉諭旨豈有不知會揆帥之理知會揆帥亦是和衷之道我們並無不合之處該夷亦無不信之理者將軍塔佐領俱各無督將對夷所說守城一層回明伊中堂伊中堂曰我本有此意我雖無守土之責倘或決裂斷無逃避之理如果殉難則我有專祠你們亦必血食千秋伊中堂又曰聞得有人持刊板假上諭與夷人閱看內云署將我肇問治罪林大人著授爲蕩寇將軍剿滅喚夷等語該夷是故疑惑又兼要求一切未准一條以致中變該夷言及此事否喜曰該夷雖未言及此事而神色究竟急迫三憲至此始找該夷昨日開來條款分單三紙求之幕賓幕賓尙屬茫然喜告知卽昨晚所說窒礙難行之件是也塔佐領謂喜曰你昨日向將軍說早定大局之話

將軍並未入耳所以未答今日言及很覺後悔塔佐領在者將軍面前極言該  
吏兇狠之狀如不准其所求惟恐禍患立至

者將軍因而卽與伊中堂牛大人商議將其所要大端一概允准先寫雙銜照  
會命喜連夜前去通知並將便宜行事諭旨送給閱看著喜與塔佐領頤崇禮  
南寧柳橋溝江人孫油  
商入議敘選同陳志剛謝繼超同去投送牛大人亦備照會並將諭旨差

張攀龍前去投送

三憲商議此事稍有眉目頭班派某某去二班派某某去挨次派完將來保舉  
亦好開單敍功喜曰我們步置雖然定妥惟恐該吏無此耐煩等不得這些日  
期三憲不悅喜曰辦事的只管辦事保舉時卽請全行開列何妨三憲不語  
遂委署江寧藩司江蘇臬司黃恩彤四等侍衛前吉林副都統咸齡同往淨海  
寺與該吏議話命喜等往邀該吏至淨海寺相會一面先著顏崇寫信知會該

夷

喜曰平日辦公則動言國家經費有常而此時何以竟將數千萬帑金輶與喚  
夷者將軍曰此乃權宜之計不得不然喜曰如若盡力攻剿未必用許多戰費  
者將軍不語

初九日

喜等於子刻出城丑刻至江口寅刻至其船邊將公文投交稍遲請喜等上船  
又稍遲將上諭繳還行止傲慢喜便向說明欽差大人另委大員在淨海寺等  
候議事彼曰既是如此諸位似可先回我們洗了臉換了衣服就赴淨海寺喜  
同塔佐領等遍觀該夷鎗礮及火輪機勦塔佐領心內慘傷喜等遂即過船回  
至淨海寺內

黃大人問該夷今日之大概情形喜五內如焚悲憤不能成語塔佐領卽將該

夷大概情形告知黃咸兩大人並勸喜曰事已至此不必傷感黃大人曰漢朝曾輸五千斤金與匈奴所失者小保全者大如能善了總比打破城池好而此處一了各處均安你亦不要心裏難受塔佐領曰無怪張三爺生氣我們赴宮門上遞摺子亦莫有這麼小心喜曰漢朝草創江山大周未定似乎與我朝二百年之成業局面不同黃大人曰凡此大劫是有定數並言所求之籤一家和樂喜相逢之句籤語已經暗藏你之名字在內所以必須你來方能了局此非細故亦非偶然你將來到是一箇傳人並且陰德不小未說完有人來報夷人已到黃咸兩大人出迎夷人至則舉手相見各問姓名顏崇禮從旁一一通報所來夷人是該國總管麻恭水師副將喀譯官馬禮訓羅伯聃坐定略說閑話然後將該國國王所頒全權勅命展開給黃咸兩大人閱看馬夷即譯漢文一通交喜帶回轉呈欽差大人閱看喜當交黃大人收執黃咸兩大人遂將分單

所開逐條駁飭而該夷既見黃咸兩大人則另是一種氣慨要求各款不但不能駁減而反加添數條如能照准方可戢兵不戰議事之際是黃咸兩大人與其交談黃咸兩大人未曾命喜入座喜未敢多贅一辭直至已刻該夷始去黃咸兩大人亦施喜等亦進城回至督署因受暑熱吐瀉不止三憲傳見則喜不能起立未曾往見

初十日

牛大人差張攀龍赴更船投送公文並邀該夷仍至淨海寺與黃咸兩大人議話牛大人命喜亦去喜同陳志剛於天明出城伺候黃咸兩大人與夷人議話行至中途遇見張攀龍回來言文書已經送到據馬禮訓說文書上面議覆條款俱是漢字尙須翻譯洋字呈與噶大人看過方能定議今日是來不及諸位大人今日不用出城請於明日清晨至救生局相會或在我們船上相會亦可

喜等聞此卽同張攀龍折回及至旱西門迎見黃咸兩大人將該夷今日不來之話回明一齊旋輾回至督署將夷人今日不來之由稟明三憲

者將軍問喜已愈否喜回明今日雖未大愈尙可支持者將軍曰看其面上稍有病容而厲色已退矣是日大雨至晚

伊中堂怪喜今日不該出城喜曰昨日告知蘇元請示未蒙吩咐今早中堂尙未晨興是牛大人吩咐教去中堂曰就是牛大人教去亦不該去辭色帶怒喜亦不知何故

是夜報有黑夷扒城城內官民無不驚慌德將軍屢欲開礮者將軍不准動作十一日

黃咸兩大人仍往夷船議事伊中堂吩咐不准喜再見喚夷至黃咸兩大人所議章程亦不許喜知道不知是何意見殊不可解喜自此以後不敢多贅一辭

一切俱係黃咸兩位大人往返商議黃咸兩大人回來商該夷不但一欵不許駁減而定則先要六百萬元收足六百萬元始能解圍又言若要退船尙須探量水勢方能起槓問其探水須多少時日彼言海口往返須得十二三天等語

十二日

清晨大雨張攀龍取來該夷議覆和約草稿前半本係漢文後半本係夷文於前議三大端之外又增十數條共載十三條

伊中堂命喜閱看間喜可行與否喜當卽回明可行與否均請與者將軍牛大人公同商議喜不敢妄言伊中堂問喜因何不贊一辭喜曰中堂有言夷事不許喜知以故不敢多言喜又曰喜非樂於辦理夷務者前在浙江辦理夷務係出萬不得已此番之事喜本不來係中堂遺急足特諭召來前此屢遭兇讒並無錯誤公事更務既然不許喜知又何必遠道相召中堂長嘆不語者久之

十三日

顏崇禮來說夷貨上稅之後行遍天下不再上稅等語

十四日

微雨黃咸兩大人出城與夷人會議不許夷人攜帶家眷嗣後黃咸兩大人往會喚夷多不來見中堂只回牛大人知道牛大人轉向伊中堂商議著未能週知其詳不敢妄賅

顏崇禮稟知說該夷請欽差大人與制臺大人於十五日至其船上會面並言十六日是禮拜之期夷酉不來答拜於十七日始來答拜各憲俱各應諾

十五日

耆將軍伊中堂牛大人往會喚夷黃咸兩大人及浙江寧紹台道鹿澤長隨從各憲俱乘肩輿至阜西門外坐船至淨海寺等候先差陳志剛張鑾龍前往喚

夷火輪船上投帖派喜同塔佐領先往照料馬禮訓曰請各位大人暫候一刻  
俟我們下游那隻火輪船來即便來請遂畱陳志剛張學龍在彼等候火輪  
船來時以便報信喜同塔佐領赴淨海寺回明帖已投到並回明俟其火輪船  
到即便來請喜等仍至江口伺候及至江口則火輪船已到馬禮訓坐舢舨前  
來迎請並言今日本該麻恭大人前來迎請因其身上不大爽快改著馬禮訓  
來迎請又曰噦大人過我們提督大人船上放十九礮三位大人到我們船上  
遵依貴國之制只放三礮又曰我國論官職之大小放礮之多寡官大者放二  
十三礮又向東指有一舢舨係該國參將前來迎接另有搭綠棚舢舨一隻  
上坐一夷官裝束整齊腰間帶刀約年四十餘歲言係該國水師提督之中軍  
官喇亦來迎接各位大人旋聞礮聲連震彼曰噦大人已至提督大人船上矣  
三憲船至江口喜同塔佐領先至火輪船上伺候三憲船至火輪船邊靠繩喜

與塔佐領挽扶三憲過火輪船卽在涼棚之下設座該夷官等亦上火輪船三  
憲命該夷官等陪坐又有該夷水師提督船上半說漢話之夷人李春亦來陪  
坐馬禮訓羅伯朋俱侍立喜等亦俱侍立馬禮訓引夏禮曰見三憲者將軍問  
其多少歲數彼曰一十四年又問現讀何書彼曰讀三字經該夷等請三憲觀  
看火輪機關牛大人疑其輪轉係用牛拉每每詢之於喜喜以實對疑信未決  
至是則始嘆而信之牛大人問此船一日能行多少里數彼答曰此船一點鐘  
能行四五十里三憲俱以爲奇馬禮訓指旁邊一火輪船曰此係噶大人乘坐  
之船又指一船曰此船載煤以供輪船之用又指一最大火輪船曰此船三五  
日內卽赴噶噶啦三憲不答亦不問喜等因在三憲之前亦不敢多言馬禮訓  
拉喜指船後來一舢舨曰此位可還認識否喜細視則舢舨之上坐一夷官身  
穿紅衣肩綴金花頭戴高冠上插白絨球腰間帶刀乃係噶噶船上之陸路千

總波京汗也又指前面大船即是也

須臾之間嘩啦一聲船已下板此時西北風甚大江中波浪滔天馬禮剛曰風大了兩船不能靠攏須坐舢舨過去又曰請三位大人不要多帶人人多了嘈雜不好說話此時該夷大船之上連放三礮迎接三憲該夷備大舢舨一隻上川緣紗結一涼棚江中之浪波及船舷三憲衣服皆濕舢舨一拋大船船外士列船上卽作樂樂人約有五六十名

喜等扶三憲上其大船夷酋喚咄薩勒敦巴駕郭富俱各除冠與三憲相見颯颯喇嘴等大小文武夷官一百餘名俱各裝束整齊衣帽鮮明帶刀侍立並有鳥鎗兵八九十名站立右邊另有夷官一名執刀指揮夷兵作式口吐呼咳

二音

噶夷等請三憲至後船內坐則颯颯波京汗執喜之兩手甚覺親切遂拉著坐

第二層船內另設酒果相待該夷等俱言舟山別後可憇之至又以兩手作束縛之狀言伊中堂與喜俱受委屈彼等心中不安眾夷官俱來與喜拉手相見笑容可掬俱出大指點頭言好又曰英囉囉好英囉囉平安

正在談話之間夷酋引三憲亦下第二層船內喜等俱隨三憲觀看船礮又至第三層船內看畢乃上船面船頭有被擄京口兵裏求救命馬夷傳話曰曠大人說略遲卽當釋放三憲命喜傳話吩咐現已利好卽日便當釋放眾兵一齊卽頭更尙又引三憲至後樓之上見有車輪銅礮十餘架看畢乃回原處坐馬禮訓命擺酒果喜向馬禮訓曰各位大人喜喫茶俱不善於飲酒馬禮訓立卽呼茶奉敬眾夷又拉喜至外面坐各夷俱將酒果爲敬眾夷斟酒不迭人人歡樂俱言平安平安好好

三憲辭歸曠曾等送至船邊仍用舢舨送三憲及隨從人等江口始過自己坐

船馬禮訓等送至淨海寺始返各憲乘肩輿由旱西門進城喜等俱坐船至旱西門進城

遂有前在鎮海釋放之夷官安突德等祇因兩國既已和好呈遞名片拜謝伊中堂並求面見約於十六日午時在朝陽門等候等語伊中堂不肯單見遂差陳志剛前往回覆不便單見統俟淨海寺內相會

三憲在夷船之上會見曠曾所言何事喜未盡知不敢妄述此係三憲往會喚夷之大略也

十六日

該夷將京兵丁九名釋回

十七日

自丑至寅大雨滂沱卯刻稍住該夷說明是日前來答拜喜隨各憲出城及至

城外雨復大澍由水路赴淨海寺及至寺前遇見顏崇禮回來言及該更說今日雨大更會不便前來答拜只可改期顏崇禮向其訂期彼言明日晴霽明日來拜後日晴霽後日來拜喜同顏崇禮至三憲船上回明立卽回棹著將軍命顏崇禮去訂准二十日在淨海寺內相會喜等跟隨回轍至午後天亦晴霽

十八日

接到於初九日拜發奏摺奉上諭所奏伊里布請賊頭品頂翎及張祿請賊軍功頂帶之處均如所請行云云等因欽此又於奏請張祿請賊五品軍功頂帶一句旁奉硃批尙可欽此嘆更改於十九日來拜

十九日

接到於初九日拜發奏摺奉上諭不准在於福州通市卽萬不得已或于泉州附近酌與通商云云等因欽此著將軍遂差塔佐領前來與喜私商欲喜去向

嘆夷商議不准在福州通市之事 喜因伊中堂前者旣已有話不准喜知夷事  
則喜自不便多事 喜是以未肯應允塔佐領又曰將軍效問你若不去還有何  
人能以辦得此事 喜曰黃咸兩大人俱可塔佐領曰因黃咸兩大人不能始來  
向你商議 喜曰鹿道台與顏老爺亦可鹿道台與該防務皆塔佐領搖頭曰鹿道  
台顏崇禮亦不能喜告知塔佐領曰嘆夷屢言舒大老爺好若派其前往或者  
可行塔佐領亦以爲是塔佐領遂去

喜隨侍伊中堂前往淨海寺者將軍牛大人遂亦俱到淨海寺上江兩縣亦來  
伺候略遲卽放三礮郭寧烈卽郭士力先到坐談片刻嘆曾聞得礮聲遂卽率領各  
夷官夷兵樂工人等亦到我們放三礮迎接見面時眾夷俱各脫帽舉手恭謹  
之至我們設酒果相款彼俱各歡喜該夷暗帶蠻王將三憲面容畫去三憲陪  
夷曾飲酒夷官安突德等俱來相見並叩謝伊中堂活命之恩

耆將軍派鹿道台及舒丞在殿基之旁柳蔭之下與馬禮訓立談福州之事馬  
夷曰黃咸兩大人已將各事說定此時不可更改況今日不是講公事之期此  
處又非談公事之地二位不用再談馬禮訓遂即走開

至午後眾夷辭去各憲遂亦進城至於夷酋與三憲所談何事祇因人數眾多  
言語叢雜聽不清楚不敢妄載夷眾回船即將擣去河標中營兵丁釋回

### 夷人名單

喚噶喇欽奉全權公使大臣世襲男爵三等將軍噶躉瞻

喚噶喇國提督水師軍務二等將軍二等尊烈巴圖魯巴駕

喚噶喇國提督陸路軍務二等將軍頭等尊烈巴圖魯郭富

喚噶喇欽命國差總管領事馬兵三營都司麻恭

喚噶喇欽命國差總管領事馬兵三營都司麻恭

嘆噶喇國水師提督中軍副將李查

嘆噶喇國陸路提督中營總理營參將巴圖魯滿敦

嘆噶喇國水師副將前護理總兵官巴圖魯那勒

嘆噶喇國水師副將琦理

嘆噶喇國護理總兵火器營參將三等巴圖魯文刊美

嘆噶喇國水師副將祁卑

嘆噶喇親帶人員

領事署經歷漢文知事譯官馬禮訓

領事漢文協事譯官郭寔烈

領事漢文協事譯官羅伯鼎

公使大臣隨帶譯官李春

副醫師吳思南

水師提督隨帶人員

都司 守備 各數員

陸路提督隨帶人員

管銀局事參將威里訓

管糧局事參將哈金士

管引導事都司郭福

管罪名事都司摩

管藥材局事醫士祁里威

總醫師羅品訓

馬兵中軍都司琦蘭

火器營司都安突德

中軍守備巴富爾

燧銳營守備 二三名

守備艾什哈 數名

十八營右隊守備帶領該營樂士該隊兵弁爲兵衛

二十六營 四十九營 五十五營 九十八營 各有數名

孟雅喇新營

瑪打拉沙二營 六營 十四營 二十一營 各有數名

二十日

是日前上元縣知縣吳廷獻請馬禮訓等遊報恩寺並求該夷將所刻德將軍之奏摺繳還便可免罪等語緣該令因發遞江寧將軍由驛奏摺簽差不慎委

參革職擬發新疆尙未起程

報恩寺在江寧聚寶門外寺內有千佛綠琉璃塔一座該夷言天下中外共有八大景此塔爲八大景之一登其塔則南京全景俱在目前嘆夷屢登其塔將南京全景繪去併將塔上琉璃瓶搬去數塊殊屬可恨之至

二十一日

齊隨侍三憲赴上江考棚與職會會議和約該夷喊囉麻恭馬禮訓羅伯耶郭塞烈俱係便衣騎馬而來戎裝夷官一名率領馬兵十二名戎裝黑夷官一名率領黑夷十數名亦俱騎馬而來其馬高大異常而俱翦微鞍前斜插小火鎗二桿鞍後俱跨火藥囊一箇該夷來去亦俱放三礮接送我們仍設酒果款待該夷呈出所擬條款利約與各憲閱看者將軍曰戰費贍城等字俱屬不雅須另換字樣該夷不允該夷言夷字不美礙後望勿再用咸大人言孟子曰舜

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賊之於聖經有何不美彼此爭論字義良久未定彼將所刻奏摺邀還者將軍著人收去三憲欲將和約畱下一本俟加籤駁正明白再行送給該夷言可遂將和約畱下一本俟夷卽歸

該夷知伊中堂身體欠安欲派醫士前來診視伊中堂謝止之該夷言有丸藥一服卽愈著將軍曰我身上有癬有治癬之藥否該夷曰有遂著易一同該夷上船取藥而回易屢勸中堂勿服喚夷之藥中堂不聽

二十二日

接奉批摺准給御寶仍不准給福州馬頭派黃咸兩大人及鹿道台舒同知同往淨海寺與該夷會商據馬禮訓曰此事我不能主張須向曠大人商議明白再來回話等語

伊中堂因服喚夷之藥病勢輕減

二十三日

者將軍來拜會 午大人並問伊中堂病勢又言明日赴夷船鈐印和約中堂能以去否伊中堂言明日能去

伊中堂曰著將軍惟恐喚夷將其扣爾若果有其事我當與逆夷拚此老命

二十四日

各憲親至夷船批立和約鈐用關防

伊中堂仍未痊愈命喜先往致意醫士吳思南意欲趁便煩其診視吳思南應諾卽向疇驅喳說明疇曾命馬禮訓同吳思南至伊中堂船上診視伊中堂旣見夷醫卽言日前之藥甚好便向稱謝又曰昔日陸抗曾服半祐成藥成千古之嘉話今日之事亦然馬夷不解喜曰豈有亂入羊叔子哉乃彼此誠信無欺之意也成藥者卽如費國修和之丸藥也馬夷點頭曰我明白了遂曰請中堂

臥平便好診視吳思南診脈之後曰中堂身體結壯並無大病數日即可痊愈遂著蔣勝華同吳思南等赴其船上取來黃色水藥半茶鹽之多中堂服後方至夷船

該夷接待之儀與前次大概相同略坐卽將和約取出請用關防和約係用洋紙書寫前用漢文後用夷文合訂作一本一樣四本彼此各執二本各執一本惟恐海上有失故須有副本凡用印之處則正中用我國欽差大臣關防上首用兩江總督關防下首用該國欽奉全權公使大臣關防三憲與曠夷俱列銜名於尾葉並親書花押我國御寶及該國國寶俟彼此講到之時統至廣東交換以爲永久信守之據鈐用關防完訖眾情欣喜該夷扯起黃旗一面於中桅卽於本船連放二十一礮言係該國國王之壽辰

耆將軍牛制臺聞礮則面容失色喜問其止於放礮抑另禮節彼曰別無禮節

該夷設擺酒果款待各憲各憲食畢辭歸

伊中堂因病不能行走上下夷船係坐椅子著夷船水手搬舉而行伊中堂既回坐船則著將軍等不及自己坐船先至伊中堂船上並著賞給水手洋錢五百元喜請示是賞夷船還是我們船上者將軍曰賞給夷船水手三百元賞給中堂船上水手二百元喜當卽傳話吩咐明白各憲俱回

伊中堂畱喜至吳思南船上取藥喜取到白色丸藥十二粒其丸如桐子分作四日服每日辰午酉時各服一丸據云服此卽愈三年之內可保無病

是日有佛狼西國又名佛狼城夷人則濟勒等數十人坐沙船一隻至草鞋夾停泊其人之面貌服色與啖咷喇人大概相同鈐印和約之時啖夷引則濟勒來見各憲佛夷並未說話各憲各未聞其來見之由

耆將軍未下夷船神色驚慌既已進城喜不自勝獨許保舉程柏齡張犖龍二

人藍翎

二十五日

耆將軍前來看視伊中堂病症是晚大雨如注

二十六日

耆將軍牛制臺俱來看視伊中堂伊中堂病體稍輕 是日拜發和衷奏摺是早大雨

二十七日陰

牛夫人來拜伊中堂 黃大人稟見傳言佛狼西因喚夷履伊火輪船十六隻每日每隻履價洋錢一百元特來討取船價伊中堂問喜此言確否喜曰喜之愚見唯恐不確

是日喚夷來遊報恩寺

二十八日

伊中堂服完嘆夷之藥病即愈 傳言佛狼西亦有求討馬頭之意各憲甚爲  
疚心 更人又來遊報恩寺

二十九日

牛大人來拜伊中堂 江南候補同知梁佐中自南河來稟到棗安 聞得桃  
北於十七日決口三百餘丈 江寧副都統興大人病故是夜風雨大作

三十日

程柏齡稟辭赴揚州催銀兩 顏崇禮來言嘆曾欲將其帶來之馬匹進上者  
將軍不許 江陰縣稟報有夷船數隻進入大江究係何國船隻不能辨識  
伊中堂交督標差弁寄去家信一封

八月初一日

耆將軍咸大人俱來拜會伊中堂各官俱來稟安

初二日

是日陰雨大風前上元縣知縣吳廷獻報開去火輪船一隻並報觀音門外之  
夷兵已經撤退曠夷擬於初三日先開兵船三隻

初三日

耆將軍牛制臺咸大人俱來拜會伊中堂黃大人亦來稟見 曉曾來書求釋  
臺灣所獲夷人前乃係台灣所資打仗並無其事乃係交船擋淺夷人被獲並云有火輪船赴鎮江如差官同  
去甚便等語曠曾又有一字條云有藥材送給伊中堂耆大人請差一人至其  
船上領取又照覆所議各條仍請面議等語 是日奉到批摺准給福州馬頭

初四日

牛大人來拜會伊中堂 黃大人稟知往見夷酋時伊中堂坐船水手前來領

取著將軍之賞著將軍云未有此事二十四日回來  
喜當將此事回明伊中堂至此者將軍既不肯認則伊中堂自將洋錢數十元賞給水手至於許給夷船水手之項曾否賞給無從查問以欽差大臣之尊食言與水手其事亦奇

初五日

著將軍牛大人俱來拜會伊中堂

初六日

著將軍請伊中堂牛大人喫飯者將軍初到南京住在王府街嫌不幽敞後移妙香庵屈子祠內日以寫字爲事並不以國事爲憂戚大人恭維者將軍好學書比著將軍爲唐貞觀者將軍甚爲喜悅著將軍交張犖龍帶來洋酒五瓶蜜餞三罐伊中堂當卽賞給眾人分食

兩淮鹽運司來稟云有鎮江人張淦等布散流言云現在調兵勦洗喚更牛制

撫民司記

七

臺卽日委員前往查拏

初七日

是日風雨喚夷再來遊報恩寺又搬去塔上瓶瓦十數塊

初八日

湖北提督劉大人允孝病篤伊中堂差人往看嗣後與徐州鎮王鎮臺忠元相繼病故于江寧

初九日

耆將軍差塔佐領赴夷船鈐用續約關防 耆將軍處送來京宅託帶茶藥一包丸藥一小匣

和約十三款（此項與各書所載同）

續約 款（過半亡失僅存末一葉耳）

得援以爲例　查此案業據該夷照覆甚屬妥協可免爭端卽應遵照辦理

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嘆國貨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得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好　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嘆國貨船兵船卽行送出交官斷不庇匿其嘆國及屬國逃民逃兵若潛進內地中國亦須一律送交嘆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

嘆國頒給男爵噶喇全權勅命欽諱草稿

上頭有君上親書國號名威多烈雅

奉上帝之恩承運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上勅命曰凡有見文者知照因與大

清大皇帝有理論事件須派有當人臣代朕議論諸端善定事宜乃特簡卿臣男爵曠疎曉命爲公使大臣前往辦理該卿臣爲明敏之人朕能信其專心恭謹確查辦理是以簡調頒給全權勅命作爲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前往代朕酌商查辦善定了結諸事准與大清大皇帝特給全權辦事之欽奉大臣即可了結諸事酌立盟約章程以俾善定事宜且既酌立盟約亦准爲朕書名結定以期了事同如朕躬在彼了結無異茲乃應許凡有該欽奉全權公使善定事宜之處朕必全然依照允辦總不許有人稍謂別議不致違犯該卿臣所結諸事爲此勅命令付以大英及伊耳蘭等國之寶並以朕筆親書國號爲此據矣

於朕承運君上之位第四年卽欽定降生後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在布京咸之宮勅命

嘆嘻喇勒書四方用蛋青紙夷字墨書其國之寶圓形大約五寸厚約  
七八分以黃蠟印成貯於起花銀盒之內其文係該國女王騎馬之像  
並有儀從等像用金銀線與五彩線繩繫於勅書之上外面以紫色皮  
匣盛之

初十日

各官恭賜萬壽官拜祝萬壽奠更船上於午刻各扯五色旗連放四十礮慶賀  
大皇帝萬壽聖節

十一日

伊中堂往拜耆將軍並拜江寧將軍江寧織造卽回  
牛大人黃大人俱來見  
伊中堂 上江兩縣報開去夷船九隻

十二日

伊中堂往拜各官並拜耆將軍 是日天陰大風

十三日

伊中堂往拜各官

十四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

十五日

曠僧等傳帖來拜賀各憲中秋節各文武官俱來稟賀 牛大人賞喜女兒酒

一罐水果月餅四盒

十六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

十七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

咸大人來拜會伊中堂

十八日

耆將軍牛大人俱來拜會伊中堂 是日報麻恭回國江中只剩大小夷船十九隻

十九日

是日秋分微雨 報開去夷船七隻內有火輪船一隻郭富亦去尙有夷船十三隻內有佛狼西船一隻

二十日

浙江石浦同知舒丞稟辭回浙 是日風雨俱大

二十一日

顏崇禮來稟請會夷之期 袁大人稟見

二十二日

此間應給該夷銀兩係江寧藩司委員解交

二十三日

曠曾來信云所收之銀平色不足將來不敷二千一百萬元之數尙請補給等語緣因所交之銀俱照市平兌給故與庫平不敷因而行知將扣平銀兩存畱補給

二十四日

曠曾來文云定於二十六日開船會同水師軍門山浙閩赴粵順路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至粵俟貴都大班統抵粵後再行詳晰會議暫定章程將來附立和約以申永好而定通商等語

二十五日

噶曾進城辭行各憲先至正覺寺等候會面喜未面奉中堂吩咐未曾隨往所談何事無由得知不敢妄載

是日因喜未跟去中堂回來極覺懊悔且曰你未跟去是我忘記未曾吩咐中堂言及耆將軍會更形狀甚屬不雅喜不明不雅之詳細遂問文武巡捕始知有與馬禮訓飲皮盃之事而曠更怒形於色未能發作

二十六日

容三大人照於未時進城係奉揚威將軍差來與耆將軍有面商之事

容三大人來拜會伊中堂傳喜相見問喜年歲籍貫並曰汝竟能痛罵噶更屢退兇讎汝乃一代之奇人不可不一識其面

二十七日

報大江只剩夷船三隻其餘夷船均已開去

伊中堂往拜容三大人未遇差喜持帖往容三大人處請安容三大人仍未回寓喜畱帖而回

營中屢報嘆夷日往孝陵打鳥並搬去饗殿瓦頭數十片

二十八日

報夷船掃數開去又報有火輪船一隻去而復返旋亦開去

夷船自圍南京以來朝夕砍伐樹株搬去煤行煤炭並將牛制臺所置數萬金之攔江木排陸續拆去並無一人敢向其攔阻

二十九日

容三大人起程回無錫喚喜說話言省城匆匆不能多談汝必須同我至句容方好細談是晚至句容談及見夷情形問答移時容三大人極加稱贊言至火攻一層容三大人曰我們心內之話俱被你口中說出我們原先亦欲如此辦

理無如奉旨議撫則攻剿之舉遂止

九月初一日

容三大人仍欲著喜同至前途間諳問喜省中有事否喜曰昨日聞有火輪船一隻去而復返除此別無事故因而命喜回省無庸再往前途又曰客邊無以爲贈客俟回營寫字奉送遂蒙問喜之名號容三大人起程喜卽回省見伊中堂回明容三大人所問一切

初二日

伊中堂命喜往見者將軍喜至者將軍處回明送容三大人至句容而回者將軍問容三大人所問何話喜以實對言至容三大人問和約有無關礙之處者將軍面色稍沈者將軍見喜衣冠整齊贊喜儼然是官問喜要功名否喜曰功名不能隨人所要將軍權在掌握賞功罰過斷無不當之處若乞私恩則非喜

所願也喜雖至愚亦斷不敢如此狂妄而將軍亦必不肯擔此市恩之名耆將軍不語耆將軍總會學敎撥指揮管者將軍問曰伊中堂現已大愈否喜曰已經痊愈喜辭歸見伊中堂將見耆將軍之話回明中堂中堂亦不語

初三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 新任江寧藩臺王庭蘭稟見

初四日

耆將軍咸大人俱來拜會伊中堂

初五日

新任江寧藩臺王大人稟知已時接印黃大人稟知交卸藩司篆務 是日午

後大雨

初六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言噶夷船隻俱於初三日出江入海惟佛狼西之船尙  
灣泊於丹徒鎮不知何故甚爲焦急之至

初七日

三憲等候佛狼西船出江之報迄無音信

初八日

接奉批摺伊中堂同牛大人往耆將軍處議事

初九日

上江兩縣稟報各處兵丁均已撤退

初十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卽在此喫飯

江寧鹽道積拉明阿來稟云佛狼西船已於初八日開出鴛鴦嘴遂於申時發

摺奏報夷船全行開出外洋現在江面肅清商旅通行並奏在事出力各員弁  
可否獎勵之處請旨施行

目前因佛狼西船開去多日尙未出口各憲恐其逗遛滋事欲派官員前去各  
官皆不知佛更情形欲差專前去開導佛更令其急速出洋以便奏報喜慨然  
應命迨積道臺來稟准此行

伊中堂曰今日此事纔算有了眉目又不知將來如何深爲可慮之至又謂喜  
曰著將軍說你面色甚厲惟恐儻事是以將你撤退專令黃大人咸大人經理  
其事喜曰當其猖獗之時爲何不派黃咸二位大人前去中堂曰然而此事推  
開亦好偷若日後翻案到底黃大人官職大些肩頭寬些況渠係翰林出身同  
年故舊亦多諒來未必有人參他再者我辦理此事很覺灰心本不願意經手  
無如不能辭的苦伊中堂又謂喜曰著將軍又愛你又怕你愛你者愛你口齒

撻辯深得大體怕你者怕你性情剛烈惟恐償事喜目前此屢遇兇讐但憑此愚誠然而喜亦非樂於償事倘若償事則喜置此身於何地喜雖不畏死而死之輕重有泰山鴻毛之別豈可動言輕生哉況者將軍諱囑不要辱頭了怎麼如今反說此話中堂不語喜曰事者乃國事非細事也體制攸關不可稍存遷就以此每每激於義憤稍露圭角則有之再者險難之事必是命喜出頭易辦之事必是有職分人前往事當喫緊之際而喜斷乎不敢稍存灰退之心者將軍曰說怕喜價事心實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卽是怕中堂成功中堂成功豈不蓋了者將軍的面子者將軍焉得不嫉而嫉賢始能古今一轍我們卻不必介意但此事如此了結未免失之於過軟若依喜所辦於懦弱之中尙存正大包容之致似此辦法於懦弱之中尤顯畏懼之形將來恐成無厭之求必致日後掣肘更恐從此種下禍根流毒不止中堂默無一語惟點頭者再

十一日

江寧紳民公立各憲長生祿位於公所者將軍聞知函致牛大人立即禁止  
伊中堂往拜者將軍至酉刻始回

十二日

李鎮臺周鎮臺俱辭稟帶兵歸伍

十三日

耆將軍來拜會伊中堂即在此喫飯

十四日

伊中堂出門拜客 耆將軍送來點心一盒

十五日

江安糧道沈大人兆灝押運回來稟到稟見伊中堂拜督署各幕賓

十六日

伊中堂同牛大人往拜者將軍卽在彼處喫飯

十七日

是日大風 者將軍送來蘋果薄脆一盒

十八日

批摺回來 奉上諭牛鑑著拏回解交刑部治罪著英著補授兩江總督伊里布著補授廣州將軍作爲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辦理稅餉事宜等因欽此 又奉上諭此次議定通商罷兵息戰在事出力之黃恩彤咸齡及各文武員弁等必應量予恩施以昭獎勵惟此時夷船尙未回粵遽爾加恩與體制甚有礙此四字本作未協二字殊改著俟廣東辦理通商大局就緒後再行奏請等因欽此

牛大人當日搬移出署

十九日

伊中堂往拜牛大人卽在彼處喫飯

伊中堂向喜言欲喜隨往粵東辦理稅餉事宜喜辭不就往中堂欲勉強使喜隨往喜回明家有雙親俱已年邁未便遠離中堂因廣東事完可得雙保喜曰喜之此來係爲大局而來非爲功名所誘中堂堅不容辭喜曰人各有志古人云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喜豈爲此區區微名而冒此大險者哉中堂又曰汝不赴廣東則可不可不至浙江一見劉撫臺而劉撫臺器重於你你豈可不往一見喜曰劉大人器重於喜亦爲的是公事公事既完似可不必往見矣中堂躊躇未決

二十日陰

伊中堂往拜牛大人卽在彼處喫飯飯畢卽回

著大人向伊中堂言欲畱在江南入伍並可幫辦一切伊中堂答曰張喜不但不願在江南而我令其隨我赴粵事完之後予其雙保他都不肯去著大人曰他不要功名瑪伊中堂曰他幫我辦事乃義憤所激他本不爲功名者大人曰我竟不知他如此高尚著大人親自向喜言之諄諄畱喜入伍喜堅辭不就著大人極加歎息

二十一日雨

伊中堂謂喜曰劉撫臺欲畱你在浙江入伍專辦夷務他與你縲費薪水之資必然使你夠用喜曰財祿二字現在俱非喜之所願中堂自然則你心所願者何喜曰喜之此來第一願了結夷務第二願救汪浙蒼生第三願中堂官復舊職而現今大局已定兆民均安中堂現補授將軍依然頭品翎頂仍作欽差大臣指日載入綸扉是中堂之前寃已經剖白喜之心願了結此外別無所求喜

之此心只有天靈並非飾詞也中堂曰如此說法你是要學魯仲連排難解紛而不受謝喜曰喜駕駒下質亦斷不敢居高尚之心只不過希圖省事耳喜又曰不但喜不必赴粵卽中堂亦可不必赴粵中堂曰爲何喜曰旣登彼岸豈可復投苦海況中堂年逾古希就此退步亦無不可中堂不怡喜曰外面紛紛議論者大人穩坐兩江全將吏務推與中堂中堂曰事有定數非偶然也喜雖首之諄諄無如中堂忠心耿耿俱不以爲意

是晚著陳志剛先回浙江料理預備跟隨赴粵

二十二日

新任兩江總督者大人於午時接印穿缺襟袍馬褂拜門拜印公座受庭參禮此次公事則德將軍與都統纖造俱不能主持奏事亦未列銜所以往來拜候無甚關係是俱未列敍

二十三日

伊中堂於未時拜發謝恩起程各摺

伊中堂問喜此番回去還是跟官呢還是改業<sub>喜曰</sub>無論跟官與改業俱係後話此時不必計及中堂曰然則汝家中可還下得去否喜曰窮乃人之本等一心打盤受窮斷無下不去之理中堂閉目搖身歎息不止

伊中堂向著大人曰張喜此次之來不辭勞瘁當嘆更欲攻江寧之際首上夷船說定戢兵講商又同徐牧往遇兇敵後同塔佐領與夷會議取銀兩馬頭平行分單讓減洋銀九百萬元嗣經夷人中變又隨黃咸二位上夷船一次不避凶險屢退夷氛轉戰爲利其功較著論功當居第一至於添派黃石琴咸松圃去是黃石琴咸松圃跟了張喜去的並非張喜跟了黃石琴咸松圃去著無張喜創開此轍則黃咸兩位亦斷不敢去即使他二人敢去我們亦不放心著大

人曰中堂所論極是中堂又曰現在雖未保舉將來不能不保舉若不保舉則與前摺所奏九百萬元之說不符而且以後亦難以用人著大人曰中堂見得剝中堂所言甚是著大人謂喜曰汝歸志甚堅我們亦不好強留你回家耳聽好消息罷喜若罔聞並未答言者大人向伊中堂曰他竟不答伊中堂曰他非不答是不敢認礪者大人與伊中堂俱各歎息久之

二十四日

喜叩辭起程回津預蒙伊中堂賞給盤費一千兩分作三分以一分畱作養親之資以一分分贈舊同事及舊相識諸友以一分卽在江寧買書載之以歸

中堂謂喜曰此次攜撫已成汝亦不虛此一行活江浙億萬生靈保全甚大積德不小此是我與你二人之力你我之子孫將來俱必昌大凡事只要作得成不必定要人知人雖不知自有天知你我之心惟天可表嗣後若再有事故我

們還要出來了結喜未敢答言

遂至耆大人處叩辭耆大人謂喜曰你歸去甚促我無物可贈怎麼好呢 喜曰嗣後受大人提拔日子正長此不過奔走微勞亦不敢受賞者大人曰我們後會有期但是我們不要斷了信息喜答曰自當時常寫稟帖給大人請安喜叩明辭

徑出旱西門上船與邵蘿草汪學海同船北上行十里至下關風逆天晚因即停泊 牛大人亦於是日起程同泊於此 伊中堂擬於二十五日起程赴粵

二十五日

東南風天陰因風色不順行二十里至觀音門停泊喫在燕子磯劄營將磯上廟全行拆毀尤爲可恨之至是晚湯翁嗣芮永森俱來拜候是督辦文武路  
抽內發牛大人

此五

續英昌記

九九

二十六日

是日西北風甚大行一百三十五里至由關停泊是晚東北風大雨船頂俱漏前者嘆夷既陷鎮江遂佔山關改名太平關時有夷兵前來巡查

二十七日四十里揚州泊換船

二十八日六十里邵伯停泊

二十九日六十里高郵州停泊

三十日六十里界首停泊

十月初一日六十里寶應縣停泊是晚大雨夜半被賊人下去左邊船板一塊吹息燈火船上人亦即知覺

初二日六十里淮安府二十里鋪停泊

初三日五十里清江浦臧家馬頭泊

初四日發行李至王家營住西衛姜進公老行

初五日是日落程因兵差過境車輛不便是以耽延

初六日立冬落程

初七至十一日俱落程

十二日由王家營遼路北行十二里順黃墳過河三十五里高家灣宿因桃北

決口由此遼道

十三日五十里桃源縣尖五十里楊河宿

十四日五十里過黃河卽宿遷縣宿

十五日四十里皂河尖六十里邳州宿

十六日六十里草堆集尖四十里汴塘集宿

十七日三十五里小山子尖過小山子八里△處又可打尖尖十五里過運河十八里陰平宿

十八日五十里臨城驛三十里官橋尖三十里南沙河十里勝縣二十里北沙

河宿

十九日二十里界河驛四十里鄒縣二十里中山店尖二十五里兗州府二十里高魯橋宿

北有柳  
樹

二十日五十里汶上縣尖五十里東平州宿

山北  
路

二十一日七十里禹山尖此係連蠻之路名爲西路不甚大

四十里桐城驛宿

路大

二十二日六十里茌平縣尖五十里新店宿

二十三日五十里腰站尖六十里苦水鋪宿

二十四日四十里德州尖

與鄧學海分路

汪

六十里菜園宿

二十五日連鎮尖六十里泊頭宿

二十六日七十里捷地尖十二里滄州宿

二十七日四十里興集六十里唐官屯宿

二十八日六十里長劉莊宿

二十九日五十五里至白塘口喜完體歸來叩見雙親闔家復又閑聚沿海帖  
然軍民樂業閭里享太平之福骨肉得家庭之樂曷勝慶幸之至

道光壬寅年津門張善小滄氏題

來爲蒼生致太平去因親老欲歸耕兩全忠孝心常切再定干戈事竟成  
貪款三千憑果斷重洋八萬仰先聲他年植下看青史第一功臣認姓名  
俚言代贖敬祈

小渝三兄大人畱置行僕以博一哂

弟謝繼超拜鑒

五品冠服張公小渝小傳

竹西外史譖

公名士淳小渝其字也北直天津縣人代有聞人且多隱德以樂施故家中落  
公賦性伉直然極精敏好讀書只觀大略于有用之學當世之務畱心臻至身  
長六尺有超姿貌魁碩望而知爲俊傑公亦自思表見初爲掾吏因貧匱給事  
舒中丞所爲司牘繼事伊節相里布朔廷所重流品然今之撫吏左右辦事之  
人類皆瑰奇士暫屈於短駢況公忠孝性生功業昭著下安民生上結主知特

予大夫品服正不必以此事曲爲公諱他若乳臭小兒一个不識莘生篆家輒援例入官紝青曳紫以公較衡孰貴孰賤公初事伊相不甚見知且爲同儕抑塞在演年餘鬱鬱不稱志嗣伊相移節兩江同儕多以遠道求去公始得抱牘案側承顏接詞漸蒙國士之知逮更事起而公績益顯更事之誤誠如成廟之諭所謂愈辦愈謬其大錯則在當勦用撫當撫用勦先後顛倒耳該更初由舟山此應勦時而有人倡撫繫之說甚至切戒沿海不許開礮及盤踞既久領國船礮俱至一經接仗有不忍言斯宜撫時乃有人焉力主勦洗遂致潰敗決裂致甘城下之盟此志士泣涕欲蹈東海而死者通籌全周辦理更事初終不謬者惟伊相一人伊相之能于集事則全資公力當伊相恩待其厚因欲爲以人易地之計苦無人可使屢命僚佐舉人多日迄無應者機不可失久俟奚宣不獲已與公商論公乃毅然決然慷慨請行凡與公厚者悉爲公危公則坦坦如

平常惟以紓宵旰拯民厄分主憂爲己任駕一葉舟至火輪船直達其大艇踞  
見懿曾羅曾馬曾等曉以國恩及伊相德懲并責其狂悖誘使該夷自縛以地  
易人天下事言易行難曉乎此行非有蘇張之舌子龍之膽能若是乎會夷酋  
張謙領洋酒滿卮進公公一吸不畱涓滴落光明毫無疑怖該夷已服其誠  
而尤敬其雅量反命後委三總兵筦帶繫俘至定收復仍使公先往公至定隨  
從數人伴相而已謂羅曾猶欲背約公拔刀在握髮怒上指大呼曰倘俘釋而  
城不還吾與爾俱碎首此地羅曾慄懾謂前言誠戲詞改容謝過卒將城門倉  
庫筦鑰納還盡驅其家上船是夜公卽宿縣廨來日日中三鎮始至訊及背約  
幾致償事云云莫不色變嗚呼定邑之還公之功烈不亦偉哉未幾主勦者中  
傷之伊相召訊公亦被逮下比部獄奉旨推勘經十餘次公理直氣壯侃侃直  
陳公卿動容有以不配二字難之者因此語不勝公乃曰當時配者固不乏人何

獨使一不配者爲之正恐配者亦難免不配之謂難者結舌或以刑威之公則  
曰吾當渡海時早置生死于度外吾豈畏此承審官見其百折不回方疏結昭  
雪寧家伊相論成公猶隨侍然而此時該夷已糜爛數省嗣京江失守召還伊  
相命與耆宮保重理撫局公方臥疾不克偕行金陵事危伊相手書發急足至  
津門力邀公往各大帥亦殷殷達意謂非公不能阻其逆讎并請旨予五品冠  
服公至白下再上夷船既見嘆讐赫然震怒詈其暴悖殘害生命必爲覆載不容  
此與收定海時同一氣凌醜類蔑視該夷方之間相如灑池擣缶秦庭抱璧  
古今人定不多讓該夷欽其毅勇俯就範圍將燃之巨礮高揭之白旗翻然撤  
去公至民心定逮此愈定倒懸之厄賴公立解此江浙士庶所以流涕不勝仰  
戶欲爲尸祝也事將竣在事數公忽生倅功之念見公來往自如遂忘目前之  
恐怖紛紛請赴夷船公祇希事濟何屑爭功坐是轉得休息距此數公一出而

該夷大肆要求馴至欽璽假使公終始爲之豈能任其逼志如此事定大帥欲  
官之公不可曰某此來爲億兆生民不忍見其塗炭非爲富貴計偷放歸鄉畢  
終養二親於願足矣大帥竟許之而予以千金川費公以五百金分贈各知好  
而以五百金買書舟載以還到家仍不名一錢云

竹西外史曰一切詳盡皆載公自爲說帖中此則表其犖犖大者公豪傑士  
也而獨具理學至性忠君孝親睦旅敦友于身心毫無玷缺惟功高不賞論  
者弗能無憾述公五十納妾連舉二雄謂非陰隲中來不可也人爵不逃天  
賞不更信乎

咸豐二年立秋後五日

宗小弟德堅識丁都門

咸豐壬子秋重晤小渝三兄先生於孝門示以探夷說帖撫夷日記二冊稔知

如此肝膽如此口才又如此手筆能不令人嘆羨覽之勝蹟荒外奇書況余夙  
明知愛敢不總括一篇並七律一首不計工拙統呈鑒正

合觀六次過海說帖全體具備卽戰國策士未有過之況第五次過海釋夷收  
城隨機應變一見夷情反覆急回己舟諱囑差弁數語捨身就義何等忠烈令  
人肅然起敬乃復上夷船訓嚴義正辯論多端何等經濟及至夷酋全數交去  
不肯還城激起英雄血性拔刀欲斬羅伯聃驚倒眾夷又何等膽略迨獻城交  
割之際而三鎮臺統兵三千均未趕到僅率同差官五人去於城中大呼安民  
何等慷慨收復定海之後局外不知局內苦心主人被讞自己甘下囹圄桎梏  
之中毫無怨悔讞鞠數次於比部秋審處說得慷慨激昂理直氣壯眞乃豪俠  
之士旋蒙定案省釋回里而又有貪功僥倖者翻起波瀾以致逆夷復蹂躪于  
浙江十餘縣並敢闖進圌山關礮火轟天鎮江一帶被焚儀徵鹽艘被燬大肆

獨獮攻犯金陵勢在累卵彼時縱有孫武之策諸葛之謀亦不及措手僅以督  
賊五品頂帽憑三寸不爛之舌盡一片忠憤之心浩浩乎足蹈洪濤而不驚危  
危乎身蹈鼎沸而不懼見夷許多波折偏能理論見夷許多反覆偏敢怒罵此  
一怒罵較前收定海一怒罵痛快淋漓一變再變愈出愈奇竟能屢遏兇燄轉  
成撫局在當時原係各大帥遵蒙聖恩仰體上天好生之德患事安民爲重一  
時從權辦理以期永靖邊烽其功德奚啻恆河沙數撫局既成不肯自居其功  
讓出有職位者接議晉後章程預先聲明不圖功名不受財帛各大帥挽留不住乃竟飄然而去如此胸襟求之前代公卿尙難多得況今時吾輩中人耶雖  
然未邀鴈臘不名一錢看到此處冷冷收場爲之拊膺三歎雖碎唾壺余嘗嘵  
觀千古見夫功施當時名傳後世者多起于極賤極微如伊尹爲庖百里奚爲  
媵皆古之賢人也而何可概論於今世哉今之風馬牛不相及回首思量不禁

同聲一哭所幸排難解紛已平天賜復歸故里椿萱無恙櫟萼承歡數年此固  
天倫極樂因五十無嗣納房連舉二子將見雙鳳齊鳴載膺紫诰于他日後福  
延增此非腴詞實天理報施絲毫不爽豈可限量於今日聞評耶謹跋

附呈七律一首

抱智懷才意氣雄名畱吳越大江東身先鴻海驅腥浪口若懸河敵饑風  
赤膽降夷能折服忠心爲主敢當衝功成甘退茅簷下俠骨豪腸迥不同

西蘭弟章文翰拜稿

二二九二二八二二一〇二三二四二七一〇一六二二頁數  
八七三五五一〇三四七四一二七行數  
勘誤

被擄。喜間。五品頂戴。怎樣辦法。稟知中堂曰。情形。大局速統。  
情。大局速統。可作諭令。云。表誤

被擄。喜間。五品頂戴。怎樣辦法。稟知中堂曰。情形如何。正  
大。局。速。結。可。作。諭。令。云。

七三七三七二六一六一五六五二五一三一頁數  
六四四九三二九一七三三行數  
勘誤

共九。船上。還是。羊祜。問。中堂。二位。京兵。乃。回原處。  
馬禮訓。顏崇。未。必。用。一。點鐘。時。等。



共九。船上。還是。羊祜。問。中堂。二位。京兵。至江口。仍。回原處。  
馬禮訓。顏崇。未。必。用。得。一。點鐘。時。等。

廿五年九月十一日

0.72

文華堂

中華民國貳拾五年七月重印

(實價國幣八角)